

# Ender in Exile

系列小说

# 安德的游戏

独家  
引进

奥森·斯科特·卡德

【美】奥森·斯科特·卡德◎著 王阁炜◎译

影响一代美国人的系列科幻小说！ 雨果奖、星云奖双奖作家之大作！

## 《安德的游戏》电影原著小说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安德的游戏

系列 小说

独家  
引进

【美】奥森·斯科特·卡德◎著

王阁炜◎译

# 安德的流亡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 C I P ) 数据

安德的游戏之安德的流亡 / (美) 卡德 (Card,O.S.)  
著; 王阁炜译. --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3.4

书名原文: Ender in exile:a novel

ISBN 978-7-5306-6271-7

I. ①安… II. ①卡… 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48068 号

**ENDER IN EXILE: A NOVEL by ORSON SCOTT CARD**

Copyright © 2008 by ORSON SCOTT CARD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BARBARA BOVA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3 BAIHUA LITERATURE&ART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天津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

图字 02-2012-162 号

责任编辑: 成全 装帧设计: 郭亚红

---

出版人: 李华敏

出版发行: 百花文艺出版社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电话传真: +86-22-23332651 (发行部)

+86-22-23332656 (总编室)

+86-22-23332478 (邮购部)

主页: <http://www.bhpubl.com.cn>

印刷: 天津泰宇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字数: 249 千字 插页: 2

印张: 13.75

版次: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9.80 元

---

奥森·斯科特·卡德作品年表

- |      |  |
|------|--|
| 1985 | 《安德的游戏》<br><i>Ender's Game</i>                       |
| 1986 | 《死者代言人》<br><i>Speaker for the Dead</i>               |
| 1991 | 《屠异》<br><i>Xenocide</i>                              |
| 1996 | 《意念之子》<br><i>Children of the Mind</i>                |
| 1999 | 《安德的影子》<br><i>Ender's Shadow</i>                     |
| 2000 | 《霸主的影子》<br><i>Shadow of the Hegemon</i>              |
| 2002 | 《傀儡的影子》<br><i>Shadow Puppets</i>                     |
| 2003 | 《第一次遭遇》<br><i>First Meetings in Ender's Universe</i> |
| 2005 | 《巨人的影子》<br><i>Shadow of the Giant</i>                |

奥森·斯科特·卡德作品年表

- |      |  |
|------|--|
| 2007 | 《安德的礼物》<br><i>A War of Gifts: An Ender Story</i>                   |
| 2008 | 《安德的流亡》<br><i>Ender in Exile</i>                                   |
| 2012 | 《航线的影子》<br><i>Shadows in Flight</i>                                |
| 20xx | 《弥漫的影子》<br><i>Shadows Alive</i>                                    |
| 1990 | 《如何创作科幻小说与奇幻小说》<br><i>How to Write Science Fiction&amp;Fantasy</i> |

## 目录

1	第一章
19	第二章
47	第三章
59	第四章
73	第五章
97	第六章
115	第七章
135	第八章
151	第九章
167	第十章
179	第十一章
195	第十二章
207	第十三章
219	第十四章
245	第十五章
261	第十六章
289	第十七章
311	第十八章
337	第十九章
355	第二十章
367	第二十一章
391	第二十二章
419	第二十三章

## 第一章

收件人: jpwiggin@gso.nc.pub, twigging@uncg.edu

发件人: hgraff%educadimn@ifcom.gov

主题: 安德的归来

亲爱的约翰·保罗暨特丽萨·维京:

如您所知, 华约最近在试图取得IF(联合舰队)的控制权。在冲突中, 我们教育部唯一关心的是孩子们的安全。现在我们的运输系统终于可以正常工作了, 孩子们也可以回家了。

我们向您保证, 我们将继续对安德的情况进行监控。在将他从IF转交至美国政府控制的过程中, 我们会派专人保护他的安全。移交完成之后, 我们还会继续与美国政府协商, 为安德提供一定程度的保护。

教育部将尽其所能，努力让安德回到一个正常孩子的生活当中。然而有件事我还要征求下你们的意见。教育部在战争中的行为正在接受调查，在结果出来之前，我们是不是应该继续把他留在太空站？据目前看来，有人可能会提供对安德不利的证词，通过他（和其他孩子）来攻击教育部。如果让他留在IF的指挥所，至少可以不用让他听到最恶劣的那些供词。如果让他回到地球，我们也就无法对他提供保护了，而且他很有可能也会被传讯去“作证”。

海勒姆·格拉夫

特丽萨·维京坐在床上，读着格拉夫的邮件打印稿。“……传讯‘作证’，这就是说他们要把安德带到大家面前，像……像什么呢，英雄？或者更像一个怪物？已经有好几个参议员谴责IF虐待儿童的行为了。”

“那是为了教他如何拯救人类。”她的丈夫约翰·保罗说。

“现在可不是耍嘴皮子的时候。”

“特丽萨，冷静点。我也希望让安德回家，一点都不比你少。”

“不，你没有。你不像我这样，每天都想念他想得心痛。”虽然嘴上这样说，但特丽萨知道这对保罗是不公平的。她闭上眼睛，摇了摇头。

保罗知道妻子的想法，也就没有再就自己的感情问题争论下去。“被掠去的日子一去不复还了，特丽萨。安德再也不是我们所知道的那个孩子了。”

“那我们就去了解他现在是个什么样的孩子，等他回到家里以后。”

“在一群警卫中间。”

“我不能接受的就是这个。有谁会要伤害他？”

约翰·保罗不再假装看书了：“特丽萨，你是我所知道的最聪明的人。”

“安德不过是个孩子。”



“他在战争中打败了强大到无法想象的敌人。”

“他只是使用了一种武器,而且那武器不是他设计的,也不是他部署的。”

“但却是他把那武器带到了射程以内。”

“虫族已经不在!安德是英雄,而且他也没有什么危险了。”

“好吧,特丽萨,他是个英雄。但他还能去上中学吗?八年级的老师还能教他什么?难道他还能像其他孩子一样参加学校的舞会?”

“只要花上些时间,和家人一起……”

“是吗,你觉得我们温暖的家里的每个人都会欢迎他回来?他会很快习惯这个充满了爱的小窝?”

“我们爱他,他也是爱我们的!”

“特丽萨,格拉夫上校只是在警告我们,安德并不仅仅是我们的孩子。”

“他又不是别人的孩子。”

“你知道是谁想害死我们的孩子?”

“不,我不知道。”

“不管哪个政府,只要认为美国的军事力量会成为他们的阻碍,都会希望安德去死的。”

“但安德又不会加入军队,他会……”

“也许他不会在回家的头一周参军,但他在十二岁上就打赢了一场战争,特丽萨。你觉得我们那自由民主的政府会怎么样?他只要一回到地球,马上就会被征募入伍,或者被军方保护性监控起来。我们也许可以陪他一起去军队,但也不好说。”

泪水流过特丽萨的脸颊。“你是说,当他们把安德带走时,我们就永远失去他了。”

“我想说的是,一旦你的孩子出发去打仗,就再也不会回来了。他再

也不是以前那个孩子了。就算有一天他能回来，也和以前不同了。所以我要问你的是，你是要让他到最危险的地方去，还是待在相对安全些的地方？”

“你觉得格拉夫希望我们告诉他，让他把安德留在他身边，留在太空里？”

“我只是觉得格拉夫关心安德的安危，而且他要让我们知道，安德面临着极大的危险。当然他在信里不会这么说，他写的每一封信都有可能被在法庭上用作对他不利的证据。安德在战争中获胜之后仅仅十分钟，俄罗斯就采取了粗暴的行动，试图接管IF。在他们被制服之前，俄军的士兵已经杀死了数以千计的IF军官。如果他们得手又会怎样？他们会把安德送回家里，给他发一枚大大的勋章吗？”

特丽萨当然知道这些。自打读到格拉夫的信那一刻起，她就明白了这些。事实上她明白得远比这要早，从得知安德打赢了和虫族的战争那一刻起，她就对事态心知肚明，开始担心安德会永远回不了家了。

特丽萨感觉到约翰·保罗把手放在了自己肩膀上。她耸了耸肩膀挣开了丈夫的手。保罗又伸出手来，抚摸着她的肩膀和手臂。特丽萨背对着丈夫躺着，泪水不断滚落，她知道自己是争不赢丈夫的，知道自己甚至根本没有站在自己这一边。

“从他出生的那一刻起，我们就知道他并不属于我们了。”

“他是属于我们的！”

“如果安德回到地球，他的生命将属于能够保护他、利用他的那个政府，不管是哪一个；或者属于将他杀掉的人。他将是这场战争中人类所保留下来的最重要的财产，最强大的武器。这就是安德的未来。他已经在战争中扬名了，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过上一个普通孩子的生活。我们能做什么呢，特丽萨？对过去七年中他的生活，我们了解多少？对这个孩子，这个男人来说，我们又会是怎样的父母？”

“我们会是很好的父母的。”

“是啊,看看留在家里的两个孩子,我们就知道自己是多么完美的爸爸妈妈了。”

特丽萨转过身来,平躺在床上:“噢,亲爱的。可怜的彼得,要是知道安德会回来,他会觉得像死了一样的。”

“是啊,他肯定会恨安德抢了自己的风头。”

“哦,这倒真不一定。我打赌,彼得已经想好了怎么利用安德回家这件事。”

“但他早晚会明白,安德很聪明,不会任他利用的。”

“在政治方面安德可没有做任何准备。他受的教育全是军事方面的。”

约翰·保罗轻轻地笑了。

“好吧,你是对的。军队里的政治成分一点都不比政府里少。”

“不过你说得也对。安德在那边是有人保护的。的确,人们都在想着如何利用他,但至少他不需要自己投身到官僚斗争中去。在官场上,他就像被丢在森林里的婴儿一样。”

“也就是说彼得的确能够利用他了?”

“我担心的不是这个。我担心的是如果有一天,彼得发现自己没法利用安德了会怎样?”

特丽萨坐了起来,看着丈夫:“你不会以为彼得会对安德下手吧?”

“彼得从不会亲自下手去做任何艰难或危险的事。你知道他是如何利用华伦蒂的?”

“那是因为华伦蒂自己让他这样做的。”

“我也是这个意思。”约翰·保罗说。

“安德在自己家是不会有危险的!”

“特丽萨,这是我们要决定的事:对安德来说,怎样才是最好的?对彼

得,还有华伦蒂呢?对世界的未来呢?”

“我们俩这样大半夜里坐在自己的床上,就把人类世界的命运决定了?”

“亲爱的,从你怀上安德的那一刻起,我们就已经在决定世界的命运了。”

“啊,那一次感觉还真不错……”

“对安德来说,回家真的好吗?会让他感到幸福吗?”

“你真的觉得他已经忘记我们了?”她问,“你以为安德不在乎回不回家?”

“回家只是一两天的事,接下来他需要过的是地球的生活。外国军队会让他觉得危险,学校生活会让他过得不自然,他的隐私会不断被侵犯,更别忘了还有彼得无穷无尽的野心与嫉妒。我再问你一次,到底是哪里会让安德觉得更幸福?回到这里,还是……”

“还是待在太空里?那又将会是怎样的生活啊?”

“IF已经发布了宣言,无论地球上发生什么,IF将保持绝对中立。如果安德在他们那边,那全世界的每个政府都会明白,他们最好不要与IF有什么冲突。”

“所以只要安德不回家来,他就可以继续拯救世界了。他的生活还真是有意义啊。”

“重要的是,他也不会被任何人利用了。”

特丽萨用最甜美的声音说道:“也就是说,我们应该给格拉夫写信,告诉他我们不希望安德回家来。”

“不行。我们要回信告诉他,我们非常急着要见到我们的孩子,而且不需要他们派任何警卫保护。”

丈夫看上去是要推翻自己刚刚说的一切,特丽萨想了一下,立刻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我们给格拉夫的每一封信都会被看到,他写给我们

的也一样。所以我们的信也一样什么都不能说。我们什么事都不能做，只能听任事态发展了。”

“不，亲爱的。别忘了，恰恰在我们的家里，就住着两位对民意最有影响力的作家呢。”

“但在外人看来，我们还没发现孩子们在偷偷上网，更不知道他们正靠着彼得的消息网络、华伦蒂独一无二的煽情天才影响着国家大事的决策啊。”

“他们也不知道我们其实还是长着脑子的。孩子们似乎仍然觉得他们是神仙送到我们家里来的，从没有想到他们那小身板恰恰是我们的基因材料组成的呢。对他们来说我们只是方便的渠道，用来了解无知民众的看法，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给他们看看所谓的民意，引导他们去做对他们来说最好的事情。”

“对他们最好，”特丽萨说，“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才是对他们最好的。”

“没错，我们只知道什么看上去对他们最好。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我们比知道的任何一个孩子都要多。”

华伦蒂从学校回到家，憋着一肚子的闷气。那些老师都是白痴。她在课上假装自己有些地方没有听懂，向老师提出了问题，让老师去耐心地给她解释，其实分明是老师自己没有讲明白。每次都是这样，有时她简直要发疯了。但华伦蒂还是端坐在那里，和其他人一起看着课桌上的全息显示屏，等着老师把方程组一步一步地解出来。

华伦蒂伸出手指，在方程组某处画一个圈——那正是老师之前没能讲明白的地方，也正是她给出错误答案的缘由。她所画的圈自然不会显示在其他人的桌面上，只有老师的电脑终端才有这个功能。

这时，老师也会在同样的位置画一个圈，然后说：“看，华伦蒂，这就是你没注意到的地方。就算你掌握了刚才那些，如果不注意这些细节，也

是没办法把题目做对的。”

很明显这不过是找回面子的漂亮话,不过也只有华伦蒂能看出来这点。对其他那些勉强刚刚掌握所学到的东西的同学来说(更不用说给他们讲解的人也是一知半解漫不经心),是华伦蒂粗心大意,忽视了圈出的那个数字;但那数字恰恰是华伦蒂提出问题的原因。

老师脸上那炫耀的笑容分明是在告诉华伦蒂,想打败我,想让我在全班学生面前丢人,你做不到。

但华伦蒂并没打算让他在学生面前丢人。她根本不在乎这个人。她在乎的是老师把要教的东西讲懂讲透。如果万一有一天老天不开眼,班上哪个人去做了工程师,造出来的桥不至于莫名其妙地塌掉,闹出人命来。

这就是她和世界上那些白痴们的区别。白痴们总想方设法让自己看起来聪明,竭力维护着自己的社会地位。而华伦蒂根本不在乎社会地位。她在乎的只是把事情做好,以及在可能的范围里尽全力追求真相。

她没有对老师说什么,也没对同学说,甚至在家里也一样无法获得任何安慰。彼得会嘲笑她,说她不该这么把学校的事放在心上,不该介意像老师那样的小丑;爸爸会拿过题目看一眼,把正确答案告诉她,然后回去忙自己的事情,他根本不会注意华伦蒂所需要的并不是帮助,而是理解。

妈妈会做什么呢?她一定会冲到学校,要校方采取措施,谴责那位犯错误的教员。妈妈根本不会听华伦蒂解释,不会理解华伦蒂要的并不是让老师蒙羞。华伦蒂只是想听人说一句“真好笑,在给最聪明的孩子开设的学校里,还有这么不称职的老师在”,只要自己能回一句“说的就是吗”,心情也会好上很多。至少有人和自己站在一起,有人理解她,这让她不再孤独。

我要的东西就是这么简单,华伦蒂想。有饭吃,有衣服穿,有个舒服

的地方睡觉,身边没有白痴就行了。

但一个没有白痴存在的世界必将是孤独的。更何况她也未必有资格来到这样的世界。她自己也并非没有犯过错误。

让彼得操纵自己假扮德摩斯梯尼<sup>1</sup>,就是一个错误。彼得到现在还觉得,华伦蒂需要自己告诉她应该写些什么。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德摩斯梯尼已经成了她内在的一部分,就算是打着瞌睡她也知道应该如何写用这个名字发表文章了。

就算她需要帮助,也只需要听听爸爸关于世界局势那高高在上的评论就可以了。爸爸声称自己从不看报纸上的专栏,但德摩斯梯尼那强硬的外交姿态、充满煽动性的辞令却深得他同感。

如果他知道写下这些文章的正是他那可爱的小女儿,还不知会吓成什么样子。

她带着一肚子火回到家里,径直来到电脑跟前,浏览完新闻,开始动手写彼得一定会让她写的文章:抨击IF,谴责他们不该在俄罗斯交出所有核武器之前停止对华约的敌对行为。难道作为发动赤裸裸的侵略战争的一方,就不该付出些代价吗?她已经完全习惯了德摩斯梯尼这个反面化身的形象,文章轻车熟路地喷涌而出。

只是习惯了吗?或者,作为德摩斯梯尼的我,已经成了彼得真正的化身?他是不是已经成了真实的存在?

叮的一声响,华伦蒂有了一封新的邮件。随便什么事情,总要比我正在做得要好。

是妈妈寄来的。她转来了格拉夫的一封邮件,讨论安德回家时的警

---

1 德摩斯梯尼(前384—前322),古雅典雄辩家、民主派政治家,早年从伊萨学习修辞,后教授辞学。积极从事政治活动,极力反对马其顿入侵希腊。后在雅典组织反马其顿运动,失败后自杀身亡。此处名为德摩斯梯尼有隐喻。——编者注

卫问题。

“你肯定会想看到这个的，”妈妈写道，“真是太棒了！安德很快就能回家了！”

别喊了，妈妈。写邮件干吗还要用黑体字做强调？简直……简直像中学生一样。华伦蒂心想，我和彼得说过好多次了，妈妈就像学校里的拉拉队队长一样。

后半封信也是同样的语气：“安德的房间还和以前一样，根本用不着花时间去打扫，一秒钟都不用。不过也许还有别的什么方案，你觉得呢？彼得会不会想和弟弟住一个房间？这样他们兄弟俩可以培养感情啊……另外，安德回来的第一顿吃什么好呢？什么才能……”

吃饭，妈妈。不管吃什么都会“让他觉得非常特别，让他感觉到有人爱他，有人想念他的”。

不管怎么说，妈妈都太幼稚了。她只是在从字面上读格拉夫的信。华伦蒂回过头去又读了一遍转发的信件。监控。警卫。格拉夫写信的目的不是让她高兴，而是在给她发警告。安德有危险。妈妈难道看不出这些吗？

格拉夫问是否可以在调查期间把安德留在太空站，妈妈怎么会理解成安德马上就可以回家了呢，还打算开始给他收拾屋子？格拉夫是希望她来提出要求，不要让安德回家，因为安德回来可能会遇到危险。

华伦蒂马上就明白过来。安德所面临的危险仿佛在朝她扑面而来。俄国人认为安德会是美国用来对付他们最强大的武器。东方的政客们也会有同样的想法。只要有了安德，美国就会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对他们的势力范围形成威胁。如果安德死了，他们都会觉得如释重负。当然了，不管是谁来下手，都会伪装成恐怖主义袭击的刺杀行动。也就是说，他们不会派狙击手来抹除安德的存在，而是会炸掉安德所在的整个学校。



不,不,不。华伦蒂对自己说,这是德摩斯梯尼会说的话,而不是你应该说的!

但她还是忍不住去想。安德被炸死,被枪杀,还有许多被害的方式,一幕幕涌入她的脑海。刺杀一个拯救了全人类的人,听起来如此讽刺,但这不恰恰是人类的行为方式吗?就像亚伯拉罕·林肯,还有穆汉达·甘地所遇到的一样。有些人根本不知道到底是谁拯救了自己。就算安德是个小孩子,也不会让他们停下手来的。

安德不能回家,华伦蒂想。妈妈看不到这一点,我也不能对她说,但……就算安德没有被刺杀,又会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他不会去追求名声,但哪怕他去剪个头发都会上电视的(短信投票,你觉得安德喜欢自己的新发型吗),更别提在学校上课了(我们的英雄长大后会选择什么职业?请发送您心目中安德·维京的选择到10086)。

这是怎样的噩梦啊。那根本算不上是回家。他们不会让安德回家的。家不存在了,从家中带走的那个孩子也不存在了。华伦蒂上次与安德见面的时候(那还是不到一年之前),在湖边陪着他度过了几个小时。那时安德看起来仿佛已经老了。虽然有时还是个爱玩的孩子,但他明显感觉到整个世界的重担已经压在了他的肩上。现在这份担子已经不在,但后续的影响仍然会困扰着他,约束着他,毁灭着他的生活。

童年的岁月就这样画上了句号。安德不会再有机会作为孩子,在父母的身边迎来自己的青春期了。不管是从年纪还是身体上说,他都已经到了青春期;而从他所担负过的责任上看,他已经是个成年人了。

如果连华伦蒂都觉得学校太过无聊,那安德又会怎样?

华伦蒂一边写关于俄国核武器和军费的专栏文章,一边开始构思另一篇时论。在新的文章中,她会告诉人们,不该把安德·维京送回地球上来,否则他会成为众矢之的:狗仔队,心理扭曲的追星族,军事间谍甚至刺客。安德不可能有正常人的生活。